



寂寞烟花之

你在哪里

她在卑贱的现实中挣扎,作践着肉体,苦守着灵魂;一个娇艳的伤口,渴望被爱情缝合……
过眼云烟/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过眼云烟/著

烟花之 寂寞 你在哪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在哪里/过眼云烟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4.11

ISBN 7-5387-1919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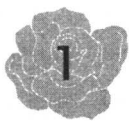
I. 你... II. 过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1461 号

你在哪里
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5638648 发行科:5677782
Email	benatg@mail.jl.cn
印 刷	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168 千字
印 张	8.5
插 页	8
版 次	200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11 月第 1 次
定 价	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他已经睡着了，温文尔雅的笑容不见了，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嘴唇无意识地微张开，有股孩子气的憨厚与纯真。均匀的鼾声，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，温暖的感觉层层环绕。

我坐在他身边。这个男人，六个小时之前我们才刚刚认识。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娱乐城“夜色弥漫”里，梅姐紧紧抓着我的手，边走边告诉我：“非儿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客人，你一定要陪好。”我面无表情地任由她带我走向顶楼的包房。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临进门的时候，梅姐扫视我一眼，皱眉道：“有点笑容，好吧？”我有点恼怒。习惯地握住拳头。

包房里坐了满满一屋子的人。男人搂住女人——即使他们刚刚才认识。女人坐在男人的腿上——即使她们不爱这个男人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只是一场交易罢了。女人付出了

自己的身体、笑容，男人付出他们的钞票，我觉得这是最公平不过的交易了。大家付出了自己的所有，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包厢里烟雾缭绕，所有的人都在抽烟。宽大的茶几上，摆放着各种酒、水果盘、小姐们吃的零食。

沙发的一角，坐着一个孤独的男人。他的孤独，只缘自于他的身旁没有小姐作陪。梅姐将我拉到这个男人的面前，露出她职业性的笑容：“林老板，这个小姐，你看行吗？”我有点厌恶老板这个词，总有种暴发户式的荒诞，下意识地皱皱眉。但是，现在他是我的客人，或者即将要成为我的客人，所以我挑战性地看着这个男人。

2 我明白自己的优点。这个娱乐城里，没有人比我更漂亮，没有谁的身材比我更好。又或者，用男人们的话说，没有人比我更有魅力，即使我经常对他们恶言恶语，他们都不在意。是人的天性吧——你以主人的姿态，傲视他们，或者对他们置之不理，他们反而会对你更有兴趣。他们会像狗一样的爬到你面前，乖乖地交出他们所说的爱恋，或者是金钱。而我，不需要他们的任何爱恋，我只需要那些厚实的钞票。钞票比男人可靠多了，这一点我一直明白。

林微眯着眼，细细地打量着我。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——浓密的眉毛，凌厉的眼神，眼睛很大，我感受能够数清他的眼睫毛；嘴唇微红，脸上泛起一圈红晕，估计是喝了很多的酒。他的眼神，一圈又一圈的，从上到下，再从下往上，似乎穿透了我的妆扮，直看到内心深处去。我在他的目光中手足无措，于是挺起胸，刻意用一种鄙薄的眼神回击。

终于他笑了一下。由嘴角绽放出来的笑容，犹如一朵清新的百合。他打个手势，向梅姐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就是她了。”我听到梅姐轻轻地吁口气。为了这个林老板，夜色弥漫中所有的小姐都试过了。梅姐焦急地在整个三楼跑来跑去，她的高跟鞋嗒嗒作响。我躲在洗手间里不肯出来。王倩问：“你真的不想上班吗？”我骂她一句闭嘴。王倩总是这样没心没肺地大声讲话，可她的声音会引来梅姐的。上班，只不过是坐台的另一个说法。果真，梅姐疯狂的砸开洗手间的门，一把揪住我，像是揪住一个偷她钱包的人。没容我说半句，她就拉扯着我来到这个包间。

我在林的身边坐下。他斜靠着沙发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身边的一男一女已经在热吻。那个叫做小雪的女人，夸张地呻吟着，手臂伸向两边，臀部不停地扭动着。其他的男人在起哄，女人在附和着笑。我从茶几上拿过来一包烟，熟悉地弹出一支，正欲寻找打火机，林已经送上了火。

点上烟，我习惯性地点点他的手指。很多人说过，这代表一种礼节。虽然我讨厌各种礼节，但是这种习惯，却一直保留下来。有关于抽烟的各种习惯、礼节，我都愿意尝试，并且一直保留下去。他说：“女孩子抽烟不好。”

我笑笑，吐出一口烟：“我不是女孩子。”

“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个小女孩。”他继续斜靠着，微眯着眼睛看我。

“看来我们对于女孩的理解有偏差。”我不得不向他身边靠去。小雪的手已经打到我的脸上了。这个疯女人，每当有男

人亲吻他，她总是这么兴奋着。我曾经骂她是只随便发情的母猫，她就大笑起来。她笑起来的声音和哭差不多。她说：“哈哈，为什么我们不享受呢？”

“你可以靠在我的怀里。”他微微一笑。

“我不觉得你的怀抱有什么值得眷恋的。”我向包房的最里层望去。包房里的音乐正是王菲的《红豆》。最里层的一个女人在唱，她的声音就像用最尖利的指甲划过黑板，一声一声地刺激着人的心脏。终于看清了，是一个刚来的小姐。于是我骂道：“靠，闭上你的嘴，王菲的歌都让你糟蹋了。”那个女人就愠怒地看着我，然后放下了话筒。

“女孩子不要讲脏话，这和你的形象不太相符。”他又说。

4
“我的形象是用来骗男人的。”我说。对面有个男人向我举起酒杯，我刚要拿起杯子，那男人又将杯子放下，摇头笑笑。我望望身边的林，他正挤眉示意那男人不要和我喝酒。他揽过我的肩，我的整个人都在他的怀里。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：“你是个小妖精，但是不要去迷惑别的男人，你只属于我。”

我强调：“我只属于我自己。”

“嗨，倔强的小家伙。”他的口气仿佛在对着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孩子：“跟我出去吧。”一种不容拒绝的口气。

我仔细地看看他的脸。他的确很年轻，也很英俊。我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。而且，他还很有钱。从梅姐煞费苦心的替他找小姐就可以知道。我掐掉烟头：“行，只要你有钱。”

他大声地笑起来，牵着我的手，走出包房。他的手很柔软很温暖。我像个乖巧的孩子，任他牵着手，跟随他来到宾馆。我

明白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,有什么关系呢?他很有钱,这就足够。我们只是在做一桩交易。他付出他的,我付出我的。我们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

我推推他的身体。他一下子惊醒了:“什么事?”

“我要回去了。”我穿好衣服,站在他面前。

“为什么不睡?”他问。

“我不愿意在外面过夜,尤其是在宾馆里。我要回家。”我暗示着他。他一下子明白过来,用手指指地上的西服:“钱包在兜里,你自己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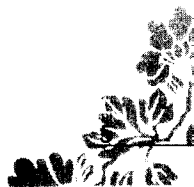
我拿过他的西服,丢到他的身上:“你自己拿给我,我不动别人的衣服。”

他笑起来,取出钱包,抽出一叠钞票递过来。我没有细数,我知道他给得很多了。握在手上的钱很厚实。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。我向他灿烂地笑了笑,转身就要走。

“有了钱,你才会这么笑吗?”他在我身后追问。

“没有钱,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”我说。

他还在说着什么,我轻轻地带上门,将他的声音阻隔在门后。走出宾馆门的时候,我告诉自己,就此忘记这一切,包括这个男人。什么都不重要,只有我手中的钞票。它们给了我足够的力量与寄托。



天气很冷。嗖嗖的冷风，穿透我的衣服，肆意地渗入到我的体内。我的衣服穿得很少，披着一件黑色的大披肩，独自行走在归家的路上。昏暗的灯光，将我的背影拉长，缩短，再垂直，再拉长。高跟鞋撞击着路面，尽是寂寞的声音。

转过街角，兰州拉面馆仍在营业。面馆的老板娘坐在门前。细心地看着火。我走过去。她对我笑笑：“姑娘，来了？”

我喜欢这个地方，虽然它又小又肮脏，兰州拉面又非常的不正宗，可是我还是一样的喜欢。炉子上的火永远不会熄灭，挥发着温暖的热度。老板娘又胖又矮，皱纹密布在脸上。她总是叫我姑娘，高兴起来的时候，再加上一个字，叫我一声好姑娘。她从来没有这样叫过别的女人。至少我从来没有听到过。

我坐下来，椅子上满是油腻，我不在乎。我取出烟，点上一支。趁着抽烟的工夫，老板娘给我端来一个大碗，热腾腾的面

条，肥腻的香味。白色的面条上，堆着黯红色的牛肉。老板娘问：“今天生意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当然是很好。今天的收入很丰厚，钞票稳稳当在我的包里。然后我掐灭了烟头，开始吃面。老板娘坐在我对面，出神地看着我，再不说一句话。我们都是这样。她习惯的问我一声，我回答好，再不说别的。小小的空间，散发着独有的香味，沸腾的热气，以及我吃面条的声音。她笑笑。我想她可能联想到她的孩子了。一个母亲，碰到某一个与她的孩子长得相像的人，总是会多出几分怜爱之心的。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女儿的照片，长得很美，眼睛和我很像。她说她的女儿正在遥远的乡下念高中，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

她曾经问过我：“你上高中的时候，成绩好吧？”我不回答她。装做在吃面。高中年代，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四年还是五年？那个时候，什么都是新鲜的，包括最初的爱情，以及安。我的心再次被刺痛，于是仓惶地丢下碗，扔出钱就跑。任凭她在身后大声地叫我：“姑娘！姑娘！”我不理她，跑得更快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再也不问我任何有关高中的事情。

不管如何，我依恋着这个小小的餐馆。在这个陌生而冷酷的城市，我一无所有。只有这个胖胖的女人，她用她浑厚的声音，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姑娘，姑娘。让我的心再次充盈起来。那是在前段时间的某个深夜，我走出夜色弥漫没多久，凭着女人的直觉，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。我走一步，他跟一步。我停下脚步，身后也没了声响。我奔跑起来，身后的人也在加快步伐。我猛地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两个陌生的男人，正对我猥亵地笑

着，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。

长长的街道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冷冷的风呼啸而过。其中一个男人淫笑着：这个妞，长得还不错。旁边那个男人就附和着狂笑。他们的面貌丑陋而卑琐。我故作镇定地站着，握紧了拳头。我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。等他们一靠近，我就用高跟鞋往一个男人的裆里踹去，手中的包挥向另一个男人的脸部。那两个男人惊呼一声，他们没想到我的动作比他们还快。等他们尖叫过后，他们就追上我揪住我的长发。我奋力地挣扎着，一边乱舞着手脚一边尖叫。

老板的声音及时地在身后响起。她举着一只拖把，缠满布条的拖把，狠狠地砸向那两个男人，笨重的身躯显得出奇的灵活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那两个男人早已逃掉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就像牵着一个小孩子，引领着我来到她的餐厅，又细心地煮上一碗牛肉拉面。对着吓得索索发抖的我，她怜爱地说：“姑娘。”一瞬间，我的泪就下来了。我的泪一滴一滴的滑落在面里。可是我不愿意哭出声来。由于压抑着自己，整个身体更加剧烈地颤抖。

她告诉我：“女孩子，一个人走夜路，太不安全了。”接着再细心地打量我的衣服。我穿得很暴露，露出瘦长的腿。我怀疑这样的衣服是不是标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总之她看了一眼就明白了。她叹口气。她说：“再等几年，你有了钱，也开个店吧，自己也算是有个依靠。”我笑笑，没心没肺地笑。我不知道拥有一个店铺，难道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吗？可是我不忍心打击她。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自己的男人不知所踪。我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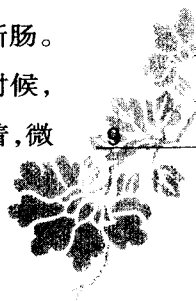
诉她她的男人让女人勾引跑了。她嗔怪地看看我,再不说话。过了许久,她才幽幽地叹口气:“他是个好人。”

我强调:“他是个好人?可是他抛弃了你。”她就转过身去。用手抹抹脸,顺便抹去可能流下来的泪。我就点上一支烟,陪着她一起沉默。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,可是她的男人依然抛弃了她。善良,有用吗?好人,又怎么样?这样的自问自答总是很辛苦。于是我就离开了这家面馆,晃晃悠悠地回家。

热腾腾的面条在胃里起了作用,身体也渐渐地暖和起来,不那么冷了。身边的人,从来不会带给我这样的感觉。他们的情话,他们的怀抱,他们的身体,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。而我,只需要一碗热腾腾的面条,就足够了。我望望青灰色的天空,感到无比的孤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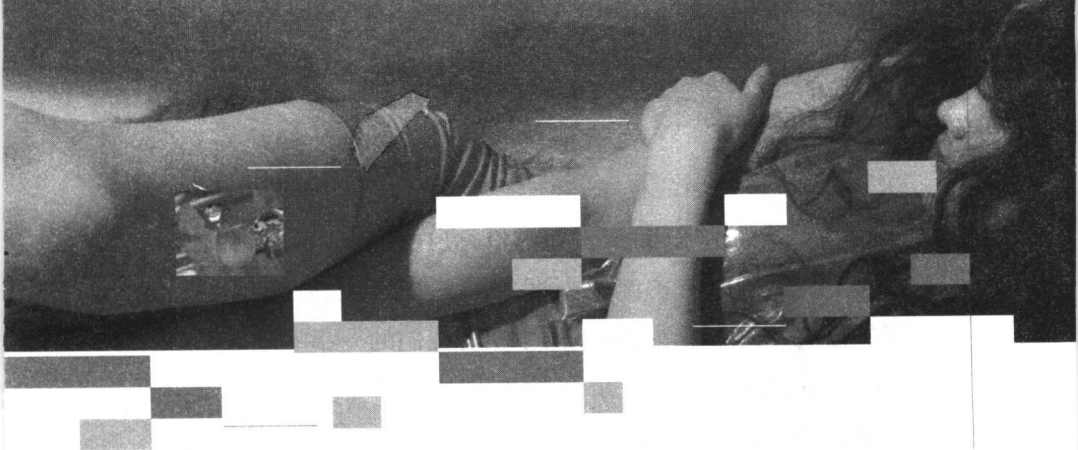
遥远的家乡,在泪光中走远的一切,还有安,你是否也一样的孤独?是否,如我想念你一般地在想念着我。我蹲在小区的门口,用力地甩动着头。长发飘飘散散,试图努力地挥散掉那个影子。蓝色的衬衫,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爽朗的笑声,浑厚的喘息声,卷曲的头发,站在小桥上的背影……一切的一切,都在脑中急速地回放。我尖叫一声,跑向家中。整个小区里都传来紧促的脚步声。踢嗒嗒,踢嗒嗒,踢嗒嗒。伴随着安的声音:“我需要钱,她有钱,你没有。”我绝望地哭泣,试图握住他的手,又无力地垂下。他冷酷的面孔。

我不知道,当一个男人冷酷起来,竟是如此地让人断肠。熟悉的脸上,再无往日的柔情蜜意。我第一次见到安的时候,他正蹲在学校操场边的小树下,用力地抽烟。牙齿咬动着,微



皱着眉。树上的黄叶纷纷落下，在他面前舞动着。有一片树叶落在他的头发上，他混不知觉。我喊他一声：喂。他望望我，过了两秒，向我笑笑。洁白的牙齿，如一朵花开的笑容。我呆怔着，忘记了他头上的那片枯叶。

我现在习惯性的很用力地抽烟，大声地喘着，这样的姿势正是受了安的影响。他总是这样，抽一口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他拿起手中的烟，问：“你要不要抽一口？”我走过去，接过他手中的烟，学他的样子，狠狠地吸入一口。烟呛得我咳嗽不止。他就放肆地笑。笑声飘扬在整个操场。于是我拂去他头上的树叶。他的头发柔软顺滑。他吐出一个烟圈儿，定定地看着我。过了很久，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女人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正在认识。”他的脸上满是自信。我依然怔怔地望着他。



这是一所两居室的房子。一间卧室，一间书房，小小的客厅，厨房及洗浴设施齐全的洗手间，每月房租八百块。这个城市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昂贵。在我的城市中，这样的房子只有这房价的一半。那个瘦削的中年房东，冷冷地说：“八百！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”他的舌头轻轻地滑出一个“儿”。我毫无办法。这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。房屋中介所的女人打量了我半天，用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揣测着我的职业，抑或是别的什么。她热情地给我介绍那些豪华的小区，考究的房子。她的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方言，我什么都听不明白。

生活总是在一步一步好转起来的。我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只是简单地拎着一个行李箱，里面摆放着我最好的三套衣服，以及两双鞋，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平房里。十平方米的空间，搁上一张床，一个简易衣柜，再无转身的余地。洗手间在五百

米之外，肮脏腐烂的臭味，随地丢弃的卫生纸，以及女人的卫生巾。年老的房东，每天坐在门口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这些房客。她说经常有房客偷东西，然后一走了之，她的损失太大了。她不停地摇着头，不停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

我在这个城市晃荡了一个月。没有结果的晃荡。一家家用人单位，用惯有的腔调，一次又一次地问我：“有学历吗？”我无言以对。我的学历呢？在那个认识安的秋天，我的一生就已经这样注定了。注定要半途而废，不得而终。我甚至屈辱地拿不出一张高中学历证书。他们卑夷地看着我，像在看着一个怪物。有个人用尖细的嗓子说：“这样的人也敢来找工作？”于是旁边的人轰笑起来。我握住拳头，我很想狠狠地揍他一拳，就像安对我一样。他的力气很大，我趴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，可是，我不能回击，我是那么的爱他，即使他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，我还是爱他。

饥肠辘辘的我行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。彩色的霓虹灯，拥挤的人群，食物的香味，阔大的广告牌，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。我饿了好几天，身上的钱已经全部花尽，房东一次又一次地砸我的门，恶狠狠地催我交房租。“你要是再不交，就把你，还有你的行李扔到垃圾堆。”她歇斯底里地对着门叫嚷。我蜷缩在床上，几乎不敢喘气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甚至，不能呼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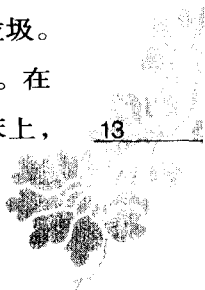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拉住我。中等身材，精细的妆，优质的套装，银灰色的高跟鞋，头发烫成了大波浪，更增添几分魅力。她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。我迷迷糊糊地站着，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。她问：“想来这里上班吗？”她用手指指身后的霓虹

灯。我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，大大的四个字——夜色弥漫。我点点头。是的，我想上班，我需要工作。或者，更确切地说，我需要钱。我很饿，而且交不出房租了，我快要让那个可恶的老太婆给赶出来了，虽然她租给我的那个房间既狭小又龌龊。

她拉过我的手，牵着我，走进那个金碧辉煌的宫殿。至少在当时，在我看起来，那确实是一座真正的宫殿。门口的服务生向她打招呼：“梅姐。”她的手指柔软细滑，恍若无骨。我跟随着她走进更衣室。里面坐着几十个女孩子，衣着光鲜，时尚靓丽。浓厚的香水味，使得我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她们用戒备的眼神看着我，甚至是警觉的。我握紧梅姐的手，很担心她会突然放开我。梅姐拍拍我的手掌，以这样的方式安抚着我。然后她带我去了她的房间，丢给我一套干净的衣服，耐心地给我化妆。等一切收拾妥当后，我看看镜子的自己，与刚才的破败憔悴样已经大相径庭。镜子里的那个人，完全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。

我没法拒绝这样的工作。甚至，连拒绝的念头都未产生过。仿佛一切都是注定的，我在街上游荡，梅姐注意到了我，她带着我来到这个喧哗的娱乐场，我在这里得到我想要的。新鲜的人，总是会带来新气象与新的生活状态。我游走在各个包房，穿梭在各种各样的男人身边。没过几天，我就重新租了这个两居室房子。那个阴暗的十平方的房间，让它见鬼去吧。就让那个可恶的老太婆丢到垃圾堆去吧。那些，确实是垃圾。

我在这个房子里尽情的睡觉，洗澡，吃饭，踱步，裸舞。在白天的时候，我几乎什么都不做，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



抱住枕头，缩在被子里。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睡觉。我总是喝太多的酒，酒精使我头痛欲裂。我握紧自己的拳头，咬住牙齿，不让自己叫出来哭出来。我不怕疼，真的不怕，我只是怕受伤。虽然，安让我那么的疼痛，可是我依然不怕。我只是怕他伤害我，虽然，他一直都在伤害我。

等到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我就从床上爬起来。洗澡，换衣服，化妆，然后走进夜色弥漫。我觉得这个名字真不错，夜色弥漫，多么富有韵味的四个字。比那些叫做“大富豪”、“夜来香”的名字好听得多。我站在“夜色弥漫”的门口，这个城市，以及这个城市的人，对我而言，都是陌生的。我不在乎他们的眼光，就像我从不在乎他们一样。我狠狠地抽一口烟，门口的服务生对我讲起黄色笑话，红着脸讲着黄色笑话。他们真是些好孩子，连勾引女孩子都带有几分害羞。可是，他们没有钱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扔掉烟头，拍拍其中一个男孩的脸。我说：“好孩子，讲得真不错。可惜一点也不够色情。”于是整理一下衣服走进去。梅姐已经站在楼梯上扯着嗓子叫我了。

梅姐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。在我看来，她气质无比的高雅。我和她最亲，或者也可以这么解释，我只能和她最亲。她能帮我介绍到好的客人，她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我，她的手心里握着重要的客源，所有的女孩都在讨好她。她们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拿出其中的一部分，买成礼物，或者是以吃饭这样的方式，返回到梅姐的手里。我觉得她很幸福。她什么都不用付出，她的身体不会让男人碰到一分一毫，她就得到了更多。我骂她是个拉皮条的，可是她一点也不生气。她温柔地搂